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四

宋 李燾 撰

太宗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戊午朔上御乾元殿受朝 契丹主隆緒改元統和

壬戌上乳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涪陵縣公廷美之親母也 事見雍熙元年正月

兩京諸道州府貢士一萬二百六十人甲子命中書舍人宋白等十人權知貢舉

戊辰建海門鎮為太平軍

先是上念征戍勞苦月賜縁邊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衆心臣適從塞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餓死矣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之參知政事郭贄極言救解

上不聽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
己卯以東上閤門使開封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德超為
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顯初隷殿前為小吏性謹介不
狎同輩不踐酒食之肆上愛之於是召顯謂曰卿世非
儒門少罹兵亂必寡學問今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羣
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顯曰讀此可免於面墻矣
癸未詔諸道州縣長吏延見部内耆德高行為鄉里所
信重者問以民間疾苦吏治得失退而攺之從大理寺

丞孔承恭之請也王偁東都事畧有詔曰養老乞言哲王之丕訓觀民設教載籍之大猷故遒人振鐸以采詩刺史褰帷而按部所以參考風俗周知其淑慝延訪耆艾詳求於利病斯為茂典可舉而行宜令州縣長吏或部內有耆德高年為鄉里所信者並須延問民間疾苦吏治得失退而行之以稱吾意承恭又言儀制令有云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令兩京諸道各於要害處設木刻其字違者論如律庶可興禮讓而厚風俗甲申詔行其言王偁東都事畧詔曰傳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宜令開封府及諸州於衝要處牓刻儀制令論如律承恭河南人太祖時獻宮詞託意求進用太祖怒其引諭非宜免歸田里上

即位以赦復授故官又嘗勸上於征戰地修佛寺普度僧尼以兾㝠福人多笑其迂濶云

周顯德中宋州民飢官出義倉米三萬四千石以貸其後徵督民多流移入它郡乙酉詔悉除之

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丁酉禁内屬戎人私市女口吏謹捕之違者棄市

丙午有司言先禁江南諸州民家不得私蓄弓劒甲鎧違者按其罪按律疏禁民私有兵器謂甲弩矟具裝等

若弓箭刀楯短矛並聽私蓄望釐改之詔從其請

三月丁巳朔有司言京諸司流外人選滿並授官勒留及有歸司者准律品官任流外及雜任於本司杖罪以下依決罰例徒罪以上依當贖法今諸司使副三班使臣犯罪比同品官具決罰當贖取裁而諸司職掌即依例當贖非便望自今流内品官任流外職事準律文處分諸司授勒留官及歸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許當贖私罪以決罰論從之　詔免監察御史孫日新仍削籍

三任坐為荆湖同轉運日職事不治擅侵官地為廨舍故也　殿中丞陸範前知濠州鍾離縣民有婦殺其夫者範鞫不得實民家訴於上詔劾之婦棄市範坐免官

己未同州言民飢發倉粟四萬斛賑之

癸亥以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宋琪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始分三司為三部各置使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王明為鹽鐵使左衛將軍陳從信為度支使如京使郝正為戸部使正平遥人也上嘗語宰相曰三司官吏

奏事朕前紛紜異同互有所說此固不為私事但迭執偏見不肯從長商度朕每以理開諭若帝王躁暴豈能優容朕於臣下務在將護才用優劣一一可見隨其器能各加任使奏對之際無不假以辭色善惡兼聽未嘗峻折之也宋琪曰人之才用罕有周備陛下聰明照臨短長俱露或又初見天威内懷慴懼若不賜之辭色何由罄其懇誠先帝晚年稍傷嚴急聖心深鑒事理曲盡物情臣下幸甚

己巳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侍講等官以戶部員外郎王涵著作佐郎姚坦國子博士邢昺等十人爲之先是詔丞郎給諫以上官於常參官中舉年五十以上通經者備宮僚涵等被舉坦昺皆濟陰人也據姚坦傳太宗召坦等面諭然與雍熙二年畢士安等爲記室時聖語不異蓋重出也今從寶訓不載於此

壬申豐州刺史王承美言契丹來寇承美擊敗其衆萬餘追北百有餘里至青冢斬首二千餘級降者三千帳獲羊馬兵仗以萬計

癸酉幸金明池觀習水戰遂幸瓊林宴射

丙子上御講武殿覆試禮部貢舉人擢進士長沙王世則而下百七十五人諸科五百一十六人並遂為定制登科記是年始分甲乙按國史志分第甲乙乃五年事也

右無敢言者左拾遺直史館宋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於是穆同知李穆坐盧多遜黜降左

貢舉預侍立上見穆顏色癯瘁謂曰卿何故如此豈非黜降以來憂畏所致乎即日還穆舊官

甲申除福建諸州鹽禁官賣之斤為錢二十五又以民
之銅錢令於建州鑄大鐵錢與銅錢竝行尋罷之
乙酉斬孟州進士張雨雨試吏部不合格縱酒大罵於
街衢中言涉指斥遊徼吏捕以聞上怒故抵於法同保
九輩永不得赴舉州長吏罰一季俸　詔虔州歲市鉛
錫六萬斤斤為錢二十九增六錢信州市鉛斤為錢十
五增五錢饒州市炭秤為錢十增三錢從轉運使張齊
賢之請也齊賢初除轉運使辭日上面命曰江左初平

民間不便事一一條奏齊賢曰臣聞江南舊以鐵爲幣今改用銅錢民間難得而官責課頗受鞭撻此最不便上曰漢時吳王即山鑄錢江南多出銅爲朕密經營之初李氏歲鑄六萬貫自克復增冶匠然不過七萬貫常患銅及鉛錫之不給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釗歷指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

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既下頗有言其妄者令
中書召齊賢問訊齊賢詞甚確乃可之丁釗亦得復補
殿前承旨掌銅場或又言新法增鉛錫多者齊賢固引
唐朝舊法為言始不能奪然唐永平錢法肉好周郭精
妙齊賢所鑄雖歲增數倍而稍為麄惡矣　國子監丞
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趙孚上言去歲豐稔而科納弛
慢尚有逋租苟非賞罰何以懲勸請自今諸縣令佐凡
歷三年收賦稅並得依限齊足者超資任以大縣歷二

年違限不足者降資授以小縣詔從之孚又言莊宅多有爭訴皆由衷私妄寫文契說界至則全無丈尺昧鄰里則不使聞知欺罔肆行獄訟增益請下兩京及諸道州府商稅院集莊宅行人衆定割移典賣文契各一本立為榜樣違者論如法詔從之趙孚未見

夏四月辛卯朔詔凡州縣幕職官差定殿最之狀分任遠近之地以為升降有司蓋有成法自今京朝官釐務於外秩滿曾經責罰及弛慢者授以邉遠其課績高者

任以近地

先是陳洪進發漳泉丁男為館夫給負擔之役洪進既獻地轉運使猶計傭取直凡為銅錢二十一百五十貫鐵錢三萬一千五百三十貫民訴其事壬辰詔除之上嘗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贍數萬衆無名科歛民亦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也又嘗謂趙普曰前代亂多治少皆繫帝王所為朕撫御萬方固不能家至戸到但持其綱領

行其正道以齊一之鄉者偏霸揩克凡數百種朕悉令除去矣更歷五七年當盡減民租稅卿記朕此言非虛發也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

壬寅以豐州刺史王承美為團練使容日都大首領裕勒藥為懷化大將軍威約兗為歸德大將軍約博伊瑪二族首領布桑開朗默恰等族大首領綏等竝為歸德郎將賞其破契丹之功也　泗州臨淮等縣民逋開寶七年

官所貸米麥三千八百餘石詔除之

上謂宰相曰朕頃在藩邸頗聞朝臣有不修操檢以彊詞利舌謗讟時事陵替人物或遣使遠方不存事體但規財用此甚辱國今朝行寧復有此等耶若人人自修豈不盡善宰相曰陛下敦崇風教不嚴而治輕薄之徒自然弭息矣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閤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丁未令閤門於朝辭日宣旨勗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遵以為戒

初弭德超譖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為副使大失望官與柴禹錫同而禹錫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名位汝輩何人反居我上更令我效汝輩所為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命膳部郎中知雜御史滕中正即訊之德超具伏壬子德超除名並親屬流瓊州右拾遺直史館開封李韶德超壻也亦坐責為殿中

丞知冄徒縣德超始因李符及宋琪之薦得事上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任樞府屢稱其寃會德超敗上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答於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德超既敗上悟曹彬無它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

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由是釋然

改講武殿為崇政殿

五月丙辰朔河大決滑州房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有司議大發丁夫塞之上曰鄉者發民塞韓村決河水不能成俱為勞擾乃命出卒數萬人賜以內府金帛命內客省使郭守文往護其役

丁己相州言風雹害稼

司天春官正襄城楚芝蘭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今城之東南一舍而近有地名蘇村若於此為五福太一作宮則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祇事何為遠趨江水以蘇臺為吳分乎議者不能奪丁卯詔從芝蘭議徙建太一宮於蘇村東上閤門使樂陵趙鎔督其役仍令芝蘭及樞密直學士張齊賢同定祭法　交州言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寇率所部兵擊走之俘斬數千

計

右補闕直史館洛陽董儼罷淮南轉運使就命知光州儼狂躁務進不樂外官上疏求還京師上怒己己削史職黜為秘書丞仍知光州

庚午黎桓遣牙吏趙子愛以方物來貢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表言去年十月丁璿及其母率軍民以印綬與桓桓即攝領府事上欲且除璿為統帥命桓副之或不可則當送璿母子親屬等赴闕竢璿至乃畀桓節鉞遣

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令桓審處其一亦賜璿璽書
桓專據其國已久不聽命
威塞節度使判穎州曹翰在州歲久專務苛酷掊歛政
事不治上雖知之以其有功故優焉會汝陰令孫崇望
詣闕擊登聞鼓訟翰部内為姦贓私市弓弩槍劔長矛
鎧馬具裝又發民築烽臺諸縣有寇盜令舉烽以應城
中又擅部署牙吏官賣鹽所得錢銀民歲輸租粟及絲
綿絹翰悉取其餘羨又擅賦歛民以入已侵官地為蔬

圃果園判官山元羽掌官麴翰又取其常額外錢五百萬絹百疋詔遣知雜御史滕中正乘傳往鞫之獄具法當棄市百官集議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議如有司所定壬申詔特削奪在身官爵御史臺遣吏護送登州禁錮其盜用官物及侵擅賦斂竝徵之

先是關隴貧民多流亡入蕃部乙亥詔所在長吏設法誘之令復業　令諸州掌物務官吏虧歲課當罰者長吏以下悉分等連坐

六月丙戌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邊珝卒珝彊力有吏幹上方欲倚任甚嗟惜之

丁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穆知開封府穆剖決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　刑部郎中楊徽之庫部員外郎孔承恭同考校京朝官殿最

甲午河南府言伊洛瀍穀水皆漲壞官寺民廬甚衆死者以萬計詔悉加賑䘏

己亥以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顯為樞密使宣徽北院使柴禹錫為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如故　陜州言大水壞軍民廬舍千餘區

戊申以進士王世則等十八人送中書門下特授大理評事知令錄事餘送流内銓並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諸州為簿尉者改試大理評事知令錄明年郊禮畢遷守大理評事上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材拔而用之庶使巖野無遺

逸而朝廷多君子爾朕每見布衣搢紳間有端雅為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為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上又謂宰相曰唐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郡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慎選羣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且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

玷若擇得一好人為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若得一歐冶此言殊有理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然於採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聖謂觀過各於其黨不可不慎也上然之　杭州進士吳鉉嘗重定切韻及上親試因捧以獻既中第授大理評事史館勘書鉉所定切韻多吳音增俗字數千鄙陋尤甚尋禮部試貢舉人為鉉韻所誤有

司以聞詔盡索而焚之

己酉兖州太山父老及瑕丘等七縣民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詣闕請封禪觀察判官廖文鐸護送之上謙讓不允各賜束帛遣還　右散騎常侍判尚書都省徐鉉言都坐議事其所議文案自來俟羣臣坐定止令一吏立讀訖取官最高者一人先署名衆人皆即隨署殊不詳其事理望自今議事合歷翰林及臺省者先以所議文案送翰林及兩省官看詳三日送御史臺尚書省各三

日令各為議俟都坐會議日更相詰難既議定乃赴禮部郎官集成議狀以聞從之此據本傳鉉以八年六月一日罷直學士院為右散騎常侍受詔判督省月日因附此議於六月末

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彥超與文明殿學士李昉翰林學士宋白善先是昉白詰之時彥超年六十九謂昉白曰人言七十致仕出何書昉具告之故彥超遂託白草致仕表於是再上得請七月丁卯以太子太師致仕千牛衛上將軍許田吳虔裕時年已八十餘性簡率發言多

輕肆嘗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陛下斷不學王彦超七十便致仕人傳以為笑

中書舍人參知政事郭贄與東上閤門使趙鎔有同府之舊鎔憑恃請託贄不從鎔摭堂吏過失以聞贄見上白鎔私謁即召鎔廷辯鎔辭屈出為梓州都廵檢使贄嘗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惟以愚直工報上曰愚直何益於事贄曰雖然猶勝姦邪贄飲酒過量偶入對宿酲未解發言輕易上怒辛未責授秘書少監尋出知

荆南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禱雨之具贊始至悉命撤去投之江流不數日大雨

郭贄既貶中書惟趙普宋琪時普恩禮稍替將復命相廷臣謂工部尚書李昉宿舊上欲用昉參知政事以琪先入當班列昉上庚辰琪加刑部尚書昉守本官參知政事

辛已詔開封府諸縣民田為河水所傷者竝蠲其租

陜西河北川峽諸州皆言大水

八月壬辰德音釋死罪以下大水故也

癸已詔桂州管内先配民歲市沙糖及茶園久荒吏歲徵其課先以官牛給與民歲取租牛死而吏猶督其直關市征商額外增錢百八十貫竝除之

丁酉山後兩林蠻王遣其弟牟昂及子牟蓋摩忙畀媿副使牟計等百三十九人以名馬來貢詔授牟昂懷化大將軍牟蓋等三人爲歸德郎將牟計等百二十二人並爲懷化司戈　詔自今應臨軒所遣官吏並送中書

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時選用庶僚不專委有司皆引對觀其數納有可採者悉與超擢復慮因緣矯飾僥倖冒進載加詳審之意乃有是詔　辰州言奚錦敘富等四州内屬蠻相率詣州願比内地民輸租稅詔遣殿直王昭訓與權沅陵縣令高象元權辰溪縣令張用之分往四州仔細相度察其民俗情偽委得久遠利便可否及按視管界山川地形畫圖來上卒不許

甲辰詔諸道州府司理判官比來悉以才校為之在其

本部必有親黨自今各於鄰近州府選强明歷事者充尋詔仍舊滿三年無遺闕者與酬奬尋詔仍舊乃十一月辛己今并書

樞密使石熈載始以病足不能履步多請告及寢疾上幸其第臨問太醫診視久之未愈上表求觧職庚戌罷為右僕射

辛亥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字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上奏所增

五十五字皆可用其沈約賀琛續廣謚請廢不行詔可
太祖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録時政月送史館多遜
訖不能成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復言五代自唐
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中書即委末廳宰相樞
密院即委樞密直學士每月編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
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内庭日歷自後因循闕廢史臣
無憑撰集望令樞密院仍舊置内庭日歷委文臣任副
使者與學士輪次記録送史館上采其言是日詔自今

軍國政要竝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以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也會要云時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至景德元年始題云時政記先是每歲運江淮米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率用官錢僦雇船役夫頗為勞擾至是每艘計其直給與舟人俾自召募事良便既而舟數百艘留河津月餘不得去上遣期門卒偵之計吏自言有司除常載外別科置皮革赤堊鉛錫蘇木等物守藏者

不即受故也上大怒詔書切責度支使奪一月俸

九月癸丑朔詔置水陸路發運於京師以洛苑使許田

王賓領濵州刺史與儒州刺史許昌裔同知水路發運

軍器庫使領順州刺史王繼昇駕部郎中劉蟠同知陸

路發運凡一綱計幾舟每舟計所給挽船之直悉以付

主綱吏令自雇民勿復調發凡水陸舟車輦送官物及

財貨之出納悉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貢輸無滯矣

宿州言河水泛民田郭守文塞決河堤久不成上謂宰

相曰今歲秋田方稔適值河決塞治之役未免重勞言事者謂河之兩岸古有遥堤以寛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即罹其患當令按視苟有經久之利無憚復修戊午遣殿中侍御史濟陰柴成務（本志作太常丞）劉錫（今從實錄及會要）供奉官葛彦恭縁河北岸國子監丞趙孚殿直郭載縁河南岸西自河陽東至于海同覧隄之舊址凡十州二十四縣並勒所屬官司件析隄内民籍税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遥隄利害以聞載浚儀人也孚等

使囬條奏曰臣等因訪遥隄之狀所存者百無一二完補之功甚大臣閒堯非洪水不能顯至聖禹非導川不能成大功古者泒為九河始能無患臣以謂治遥隄不如分水勢自孟至鄆雖有隄防惟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近作為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如此則惟天惠民茂宣於德

澤分地之利普洽於膏腴既防水旱之災可獲富庶之資也朝議以河決未平重惜民力寖其奏焉時多陰雨上以河決未塞深憂之謂宰相曰修防決塞盖不獲已而秋霖荐降役民滋苦豈朕寡德致其作沴乎趙普對曰堯水湯旱時運使然陛下勞謙勤卹過自刻責下臣恐懼無所措望少寛宸慮以俟天災弭息

甲子詔臨淮壽春浮梁先禁馬高五尺以上不得渡淮今江浙既平吏猶守舊法宜除之

乙丑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捶撻督令辦集此一事尤傷和氣宜下詔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屬縣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凡政治善惡既書於吏部南曹歷子仍別以其狀聞當申黜陟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煩閒使者或逗遛不發州縣慮賦歛違期日行鞭箠民亦竢

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

丙寅上謂宰相曰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每歲上供錢帛遣部民之高貲者護送至闕下民多質魯無御下之術篙工檝師皆頑猾不逞恣為侵盗民或破産以償官物甚無謂也乃詔自今直遣牙吏勿復擾民

丁卯交州黎桓遣使來貢方物

庚午吐蕃諸戎以馬來獻上召其酋長對於崇政殿厚

加慰撫賜以束帛因謂宰相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以禽獸畜之自唐室以來頗為邊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舉偏師便可驅逐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儻加攘却必致殺戮所以寘於度外存而勿論也

癸酉上謂近臣曰國家事不以大小皆有利害朕比閲工作見削藤者每藤一斤削去皴麄堪用者才三兩許餘皆棄物因念藤産南方距京六七千里水陸輦送䖍

為勞費宜諭廣南諸州凡貢藤但輸堪用者又大通冶出鐵每送作坊作兵器復加烹鍊十裁得四五宜諭本冶自今製成刀劔之樸乃以上供若此二事計省力役不少天下無限利害官吏不能為朕經度此固小事當有大於此者卿等宜思之

丙子占城國遣使來獻馴象能拜伏詔養於寧陵縣

丁丑工以河決未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以太牢加璧以祭　太平軍言颶風壞官寺民

舍

冬十月甲申詔徵馬軍都指揮使定州兵馬部署米信赴闕

上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旨凡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即釋氏所謂利他者也庶人無位縱或修行自苦不過獨善一身如梁武捨身為寺家奴百官率錢收贖又布髮

於地令宗門踐之比真大惑乃小乘偏見之甚為後代笑為君者撫育萬類皆如赤子無偏無黨各得其所豈非修行之道乎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者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智高遠動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上又謂宰相曰近者內外政事漸成條貫遠近官吏無不畏謹朕思之不覺自喜日行好事利益於人便是修行之道假如飯一僧誦一經有何功德朕夙夜孜孜

固不為巳每焚香惟願民庶安輯不近理之事斷不為也大凡為君為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莊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若此可為鑒戒宋琪曰陛下勤儉於巳勵精政務以百姓心為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焚香願民安輯等語別本在十一月己丑今從寶訓宜入此

戊子詔祀土德於黃帝壇珪幣牢具如太祠俾祠官領之

庚寅賜諸軍校建茶有差并賜諸軍翦草茶人一斤

戊戌衛王德崇改名元佐廣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嚴改名元雋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皇姪孫德雍改名惟吉惟吉魏懿王子也太祖甚愛之視如已子故與諸叔聯名上即位猶居禁中於是出閤始改名焉

己酉元佐進封楚王元佑進封陳王元休封韓王元雋封冀王元傑封益王並加同平章事　司徒兼侍中趙

普罷爲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朔以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琪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勒若馬無銜勒何以控御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也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於是上語及多遜事昉

頗為揮穉上因言多遜居常毁卿不直一錢昉始悟上由此益重之別本載上與宰相論賞罰在十月甲午按宋琪此時未為宰相今從琪本傳附琪初拜宰相日也

癸丑詔川峽民祖父母父母在别籍異財者前詔並棄市自今除之論如律

甲寅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等頓首請遵故事上不許琪等又叩頭固辭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羣臣禮絶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

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辭也琪等拜舞稱謝 上撰蓮華心輪回文偈頌十部二百五十卷回文圖十軸示近臣

高陽關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戊午上召見言契丹種族擕貳慮王師致討頗於近塞築城為備上謂宰相曰戎人以剽略為務乃修築城壘為自全之計耳曩者劉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不利朕決取之為世宗太祖刷恥親擒繼元今日視之猶机上肉耳

當其保堅城結北鄙為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北庭備知戎馬之數自晉末始强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平繼元緣邊諸郡頻有克捷以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矣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滅亡久之上復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邊來偵知契丹事自朝廷增修邊備北人甚懼戚虜軍主財吏盗官錢盡室奔入契丹至涿州州將不敢受悉遣還晉漢微弱邊陲無盡節之臣率張皇事勢以要恩寵為自利之計今之

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盡心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以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絶南牧矣琪對曰范陽是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並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將來平定幽朔止於此數處置戍可也况奚族是契丹世仇儻以恩信招懷之俾為外禦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

己未太一宫成凡千一百區命張齊賢等共視之齊賢

等言太一五帝之佐天神之至貴者也請用祭天之禮殺其半又小損之上令增教坊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制每歲四立日行祀禮此據本紀本志實録於明年八月丙申始書太一宮成蓋誤也

丙寅楚王元佐等五王同日赴中書視事　廵檢河堤作坊使郝守濬責授慈州團練副使坐不救河決擅赴闕奏事也

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上賜普詩普捧而泣曰陛下

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上動容荅之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勲力朕布素時與之遊從齒髪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卧治因詩導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為之墮睫宋琪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荅庶來世得効犬馬之力臣既聞普此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盡善矣　長春之宴樞密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袴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縷倶倒上笑謂

曰朕未嘗御新衣葢澣濯頻所致耳上因言此雖偪下已甚葢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樸為天下先也顒等拜舞稱謝

壬申以翰林學士李穆呂蒙正李至並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王沔並為右諫議大夫同簽署樞密院事至真定人沔齊州人也穆等對於玉華殿上謂之曰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兹獎

擢蓋惟公也因思閭里間每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耶穆等咸再拜謝上又曰朕覽前書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隱言必可用朕属精求治卿等為朕股肱耳目設有闗政宜悉心言之斷在必行采訪外事條目於朕雖浮泛之說亦以開也凡人在下位見當世之務不合理者則怏怏於心旣列高位得以獻可替否盡展素所蘊蓄矣或所言

不中程度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於道朕每行一事偶有未當久之尋繹唯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宋琪曰前代羣臣上章論事或比之觸龍鱗今陛下喻臣等以事無長短並許敷奏彼思賢若渴從諫如流者要未能比方聖德也敢不竭誠上副明詔

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鹽鐵使王明言沿邊歲運銅錢五千貫於靈州市馬七百里沙磧無郵傳冬夏少水負擔者甚以為勞戎人得銅錢悉銷鑄為器郡國歲

鑄錢不能充其用望罷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馬從之

己卯詔河東江浙川峡廣南官自今滿三考並與除代

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徧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為勞耳尋改總類名曰御覽

先是上數召廷臣新安呂文仲丹陽吳淑無錫杜鎬等

入禁中令讀古碑及文選江海諸賦於是命文仲以著作佐郎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湍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湍以字學有孫景瑫者本杭州水軍篆千字文為五十餘體以獻上善之詔取去黥文隷御書院宰相宋琪請以官秩上曰爵禄非所惜也顧此人面痕尚在豈稱冠帶乎琪固言之乃授國子書博士此事不得其時今附見

十二月壬午朔令綏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没蕃民令歸

業仍給復三年

丁亥河北河東縁邊戍卒人賜黄絹襦一京城諸軍米人一斛　淮海國王錢俶三上表乞解兵馬大元帥國王尚書中書令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詔止罷元帥餘不許

癸卯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先是役丁夫十餘萬功久不就議者多請罷之殿直劉吉確稱役不可罷即令助郭守文監督及是而堤成未幾河復決

上謂宰相曰邇來場屋混淆頗聞有僧道還俗赴舉者此輩不能專一科教可驗操履他日在官必非廉潔之士進士先須通經遵周孔之教或止習浮淺文章殊非務本之道當下詔切戒之甲辰令諸州禁還俗僧道赴舉進士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為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各試法書墨義十道進士增試律義據本志增入實録會要並闕之又詔諸道下第舉人雍熙二年又復貼經罷試律依舊重請文解不得準近例常赴貢部別本實録在八月癸卯今并書

丙午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言逐盧多遜出趙
普事其序略曰賊臣多遜陰洩大政與孽弟廷美呪詛
不道共造大難彊臣普恃功貪天違理背正削廢大典
架豪傑之罪飾帝王之非榛賢士之路使恩不大賚澤
不廣洽頌復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等語上覽之震怒
召宰相謂曰旦詞意悖戾朕自擢置甲科歷試外任所
至悉無善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
朕録其才而舍其過乃敢恣胷臆狂躁如此今朝多君

于旦豈宜尚列侍從耶亟逐去之且下其頌史館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王祐等奏旦指斥大臣謗讟聖代下流訕上宜加竄斥丁未責旦為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戊申上於禁中讀書自巳至申始罷有蒼鶻飛上殿鴟吻逮掩卷乃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上好學之感也昔有鸛雀銜三鱣魚墜楊震講堂下抑亦類此　宥州言戎人二萬衆入寇巡檢李詢率所部蕃漢卒擊走之斬首二千級

己酉詔戎人鬻馬官取良而禁駑又禁民私市徃來道死者甚衆戎人少利由是歲入之數不充自今委長吏謹市馬之良駑者印以試之許民私市　福州言本州兼用鐵錢銅錢三直鐵錢一計贓為重輕請自今悉以銅錢定罪從之　以懿州刺史田漢瓊為錦州刺史錦州刺史田漢希為懿州刺史皆五溪之酋也願易其地因而授之　潭州言醴陵縣水中草變為稻

先是上謂趙普曰比諸軍頗有善治生者蓋多方約束

不使横費所致且怨懟生於不足此輩貪勇復寡思慮若從其横費雖倍給衣糧亦當不足計無所出則為盗賊耳晉漢時軍糧皆紅腐不可食今菽粟亦皆精好矣普對曰朝廷歲漕江淮秔稻槩量饒足營伍無所侵尅陛下訓以治生之道致其贍濟此豈晉漢所當擬耶是冬軍士有夜刼民家者上厚立賞捕之既獲悉戮於市因諭諸軍徧索曾經罪罰凶猾無頼者得百餘人上不忍殺以鐵鉗鉗其首覊於本州明年二月乃釋之仍各

賜錢三千

是月榷知相州右補闕直史館田錫上疏言莞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頻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或偶有出剩不詢出剩之由或偶有虧懸必責虧懸之過遞年比撲只管增加遞月較量不管欠折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徵收莞榷不得不如此比較窮盡取財之路莫甚於茲疏通貨殖之源未聞適變似不知止

除無定期今乞國家以關市之征定其常數酒麴之利
授以常規或偶有增加不可於增加上更求出剩或偶
有虧折即可令於出剩時補填且如州縣徵科農桑稅
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則許之倚徵自然理得其中
民知所措所謂綸言稍頻者君有居上之威儀臣有奉
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易從臣道務勤
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
勤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未日午於講武殿視

萬機之事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繫囚或親觀戰馬自匭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撾鼓以聞者或詢彼究誣蓋陛下慮四聦或有所未達萬機或有所未知文王之心遂乾乾而夕惕成湯之意貴孜孜於日新然陛下何不移此勤勞而勞於求賢何不改此精專而專於選士諫官則置之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書起居郎有文者命之紀録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

何慮民不受賜今有司指揮多以劄子取聖旨官員注擬必須引見聽敕裁事若允當則既由宸衷事若未當則亦歸睿斷如此皆勞天聽安用有司致陛下視事太勤憂民太過況宮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可以延佇賢良詢求理道豈宜使押來囚繫或病患軍人或虛誣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面天顏陛下則隨事指揮臨時與奪其間有騣承顧問上懼天威或偶有敷陳稍愜聖旨怯懦蹇訥者口雖奏而未

盡其心姦詐辯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賜之
恩澤或寘以刑名然睿覽周通出令固無於枉濫而帝
廷清肅終朝豈稱於喧嚣加以條理事宜或傷頻併施
行詔敕遂至稠重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衆以寛御衆
不以寛則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從令者少況帝王
有常道禁令有常程施令貴乎必行設禁貴乎必止若
令之無節奉而行之者必難禁之無時遵而止之者亦
寡臣所謂綱利太密既如彼綸旨稍頻又如此願陛下

寛臣敢言之罪察而審之望陛下聽臣敢諫之言擇而行之臣復有未諭聖意之事三又有奏請可行之事二未諭者今内職諸司各有公署禁林近侍各有本廳中書是宰相視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廡置磨勘一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虚實睠言是職本屬考功豈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雅稱深損大綱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一也其次御史臺本不禁人令為繫囚之所大理

寺舊來置獄今為檢格之司況授人之職者本貴當材鞫獄以情者自然無濫或諸侯有大過或百姓有深冤乃命臺官委為制使憲府之風規自別刑曹之按鞫無疑今則或撾鼓聞天虛詞詣闕多差殿直承㫖使為制勘使臣殊非理公之才驟委鞫人之罪其間有未明推劾因致淹延或未曉刑章妄加深刻既臨以制書之命寘乎縲紲之中人畏嚴威誰敢拒捍及當録問皆伏款詞雖罪至流徒必該申奏然按既圓備即遽施行豈無

陷於非辜豈無失於有罪虧陛下慈仁之旨損朝廷欽卹之恩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二也臣每讀史書至於大集或匹婦有貞廉之節野人有孝行之風尚旌彼門閭或賜以粟帛將以勵澆漓之俗亦以行風教之規修身者由此彰名尚義者因茲立節今國家官僚遠宦不得般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墨縗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謂未諭聖意者三也河朔數州衙前軍將應宣命配來者多江南兩浙

之人雖曾有赦文許令自便然各無去著猶係職名其間有不請衣糧只望差使設有得該請受多是折支時寒無衣日餒無食老少相聚凍餓貧窮羇旅無圖咨嗟愁苦與其配之而無用孰若捨之而放歸此乃可言者一也國家封疆甚廣州縣至多令録闕員據資勞而遷授簿尉滿任循歳月以除移其間廉吏雖多抑亦貪夫不少貪者偶無彰露刑罰寧加廉者未有升聞旌酬非以言手賞勸似未精詳宜委諸州徧令申奏州有幾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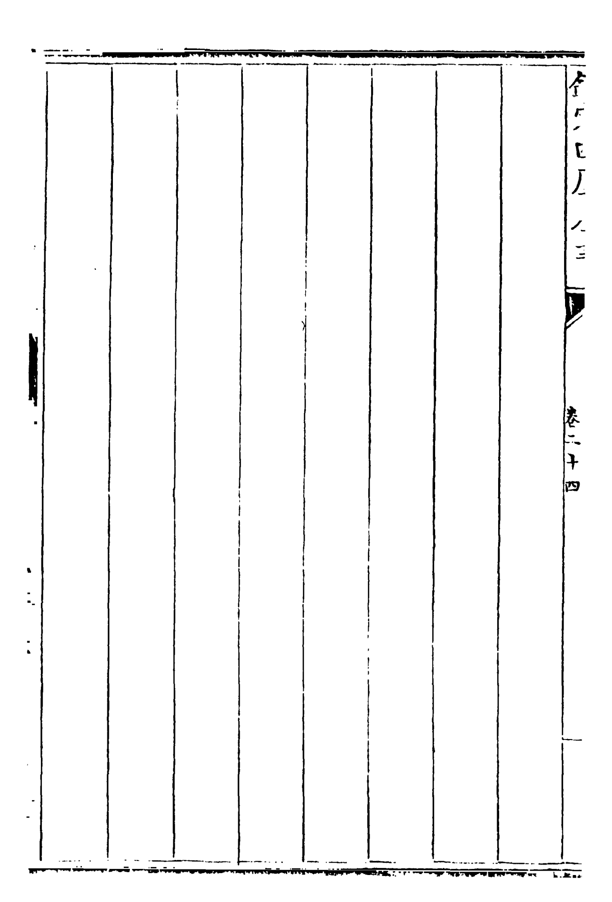
縣有幾員奏其善者則不善者自彰奏其廉者則不廉者自顯或就加奬飾或聊與轉遷則廉能者既有所歸猥濫者寧無自愧揚清激濁實為致理之先易俗移風宜自親民之始此臣所謂可言者二也疏入不報此據錫奏議錫自注云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自相州入遞入據錫睦州所上疏言六年九月十三日上疏蒙詔奬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再上疏即不報其不報者乃此疏也

是歲賜譯經院額曰傳法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就院習梵學梵字從天息災等所請也　達勒達國遣使唐特

默與高昌國使安骨盧俱入貢骨盧復道夏州以還忒默請道靈州且言其國王欲觀山川迂直擇便路入貢詔許之

荆湖南北路轉運使李惟清入奏事上問曰荆湖管内累年豐稔又無徭役民間舒蘇否惟清曰臣見官場賣鹽斤為錢六十四足百姓每以三數斗稻價方能買一斤此亦甚不易也乃詔斤减十錢此事不知的是何時五年七月戊申惟清自湖北運判改運副八月己卯遷使七年九月戊戌兼總南路九年六月乙酉徙京西且入奏不知何年今附八年之末本紀附五年之末要未可據也惟清下邑人嘗為涪陵

尉民尚淫祀疾病不療治聽命於巫惟清始至禽大巫笞之民以為必及禍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其風俗時遣官督輸造船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五至二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貢生臣程廷璋

謄錄監生臣汪本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五

宋 李燾 撰

太宗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上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茍無書籍何以取法令三館所貯遺逸尚多乃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奬餘第卷帙之

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間出矣

甲子有司上竊盜贓至大辟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往往貸其極刑但時取其甚者警衆多爾不欲小人知寛貸之意恐其犯法者衆也

乙丑上御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國家承累世干戈之後朕孜孜求治惟望上天垂佑福此下民令海宇乂安京師繁盛殊以為慰朕居常罕飲今夕與

卿等同樂宜各盡醉於是每舉酒以虚爵示羣臣

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頗自咎責因憂悸成疾而卒丁

卯房州以聞上咽嗚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

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𢈔居房陵冀其

思過中心念之未始暫忘方欲推恩復舊遽兹殞逝痛

傷柰何因悲泣感動左右乃詔追封廷美為涪王賜謚

曰悼為發哀成服其後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

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主軍器庫副使廷俊朕

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鞬左右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曰者西池竊發之謀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於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黜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訖為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瀘州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税者所需孔多請

勿受其訴上曰若此貧民田少者恩常不及矣災沴蠲稅政為窮困豈以多少為限耶猶慮諸道不曉此意辛未詔自今民訴水旱勿擇田之多少悉與檢視
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李穆性至孝母嘗卧疾彌年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未嘗少懈初坐涪陵事屬吏穆子惟簡給母穆以奉詔鞫獄臺中及責官還家辛不敢白其母間日輒出訪親友陽為入直暨牽復母終弗知執政月餘遭母喪詔强起之穆不食葷茹哀戚

過甚因致毁瘠癸酉穆晨起將朝風眩暴卒上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潔已守道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注意已久方此擢用遽至淪没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丁丑上謂侍臣曰朕讀晉史見武帝平吳之後溺於内寵後宫所蓄迨數千人深為煩費殊失帝王之道朕常以此為深戒令宫中自職掌至於麤使不過三百人朕猶以為多矣

二月壬午朔上御崇政殿親閲諸將軍校自都指揮使已下至百夫長皆按名籍參考勞績而升黜之凡踰月而畢自是率循其制實錄稱終日而畢蓋誤也今從本志謂近臣曰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謹飭則士卒不畏服雖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又曰兵雖衆苟不簡擇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鋭儻統帥得人何敵不克止患將才難得耳舊制諸軍辭見或行間驍果出衆者令將校互相保任

散員左班都頭魏能戍邊不為衆所保上曰此人才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能鄆州人也　以右補闕喬維岳為淮南轉運使先是淮河西南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所過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湖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總五堰運舟十綱上下且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壞糧失卒常有之綱卒傍緣為姦多所侵盜維岳乃命創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踰五十步覆以夏屋設懸門

蓄水俟故沙湖平乃泄之建横橋於岸築土累石以固其趾自是盡革其弊而運舟往來無滯矣嘗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俛伏且泣曰有母八十餘今獲罪其母不能活矣維岳閔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處兹法掾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

三月壬子大宴於大明殿

乙卯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自其國來入朝奝

然言其國王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其文武僚吏亦皆世官上聞之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爾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祖父之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惟恐厥獄有冤未嘗敢自暇逸以田遊聲伎為樂冀上穹降鑒庶幾作子孫長久計使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禄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享斯慶也因賜奝然紫衣存撫之甚厚

丙辰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川崇尚儒雅教化大行境内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為善政也宋琪曰秦彭一郡守耳政善而天應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何謂太平不可致和氣不可招也延慶未見

丁巳上謂宰相曰夏州蕃部並已寧謐向之强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酋豪二百七十餘人種族五萬餘

帳十年以來戎人所略生口羊馬數萬計悉還其主朕前後遣師將皆諭以柔服之旨戎人畏威故不煩戰伐皆相率內附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齎茶於蕃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又謂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蕃部對曰戎人狡狠臣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先是塞房村決河用丁夫凡十餘萬自秋踰冬既塞而復決上以方春播種不可重煩民力乃發卒五萬人命

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總督其役供奉官劉吉自賛請行且言若河決不塞願夷族上壯之使副重進吉親負土與役徒晨夜兼作戒從吏勿言使者至密訪乃得之歸以白上甚喜内侍石全振者領護河堤性苛急號為石爆裂數侵侮吉吉嘿不校一日吉與乘小船至中流語之曰君恃貴近見凌已甚我不畏死當與君同見河伯耳將蕩舟覆之全振號哭搏頰求哀吉乃止自是不敢侵侮吉矣已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吉之功

居多即授西京作坊副使賜予甚厚上作平河歌以美成功蠲水所及州縣民今年田租

己丑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明年四月賞花釣魚又賦詩此但賞花會要以為曲宴自明年始今兩存之

壬申幸含芳苑宴射宰相宋琪曰陛下控弦發矢一如十五年前在晉邸時上曰朕比曩時筋力誠未覺衰然

少喜馬射今不復為矣且謂琪曰此地三數年不一至固非數出遊宴也時劉繼元李繼捧等皆侍坐琪因賛頌神武與李昉等各賦詩上為和賜之

是春宰相奏事退上謂之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宋琪曰陛下英明臨照無所不周而猶虛懷聽納所恨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千餘人復詣闕請封禪戊子羣

臣上表請封禪表凡三上甲午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是日幸金明池親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示不忘武功耳因幸講武臺閲諸軍馳射有武藝超絶者咸賜以帛還登瓊林苑北榭賜從臣飲擲錢於樓下俾伶人爭取極歡而罷

丙申詔翰林學士承旨扈蒙學士賈黄中散騎常侍徐鉉等同詳定封禪儀

已亥命南作坊副使李神佑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路

庚子以宰相宋琪為封禪大禮使翰林學士宋白為鹵簿使賈黄中為儀仗使宋琪等議所過備儀仗導駕上曰朕此行蓋為蒼生祈福過自嚴飭非朕意也乃詔惟告廟及至泰山下用儀仗所過不須陳設

甲辰布衣趙重慶詣匭上書言皇家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若以梁上繼唐後唐至國朝亦合為金德

矧自禪代以來符瑞狎至羽毛之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服之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右散騎常侍徐鉉等奏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前載具有明文頃者唐末喪亂朱梁簒代莊宗早編屬籍繼立世功親雪國讎天下稱慶即比梁於羿浞王莽之徒不可以為正統也莊宗中興唐祚重新土運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皇宋運膺火德況國初便祀火帝為感生帝於今二

十五年而又圜丘展禮已經六祭自是日盛一日年穀豐登干戈偃戢若於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皆上玄降祐清廟垂休致成恢復一統之運也豈可輙因獻議便從改易恐違眷命深所未安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我朝上繼唐統宜為金德且後唐已下奄宅中區合該正統令便廢絕理實無謂且五運代遷皆親承授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寳九載崔昌獻

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是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學士衛包扶同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後復以魏周隋之後依舊為三恪崔昌衛包並皆遠貶此又前載之甚明也況今國家封禪有日宜從定制上荅天休伏乞聖宋永為火德從之

是月王延德等至自髙昌延德具言初發京師越明年四月乃至髙昌國師子王避暑於北庭以其舅阿多裕悦

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主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對曰持朝命而來雖見王亦不當拜阿多裕恱後數日乃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北庭歷交河州上金嶺凡十四日乃至師子王又先遣人致意當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乃見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受賜遂張樂宴飲為優戲又連日與延德泛舟遊佛寺高昌猶用開元七年歷

以三月九日為寒食二社冬至亦然佛寺多唐時所建額及經藏亦唐所賜七月令延德先還國王九月乃還時有契丹使者來謂師子王曰聞漢遣使達勒達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勒達無使久留因言漢使來覘王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知其語因謂王曰契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延德初自夏州歷王庭鎮黄羊平所過蕃部皆以詔書賜其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其君長各遣使謝恩又明年延

德與其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於是至京師延德初至達勒達境頗見晉末陷北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

五月丁亥幸城南觀麥還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恣為逸豫不恤士衆妄生猜忌覆亡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者當以為戒

甲子以監察御史宋瑫為陜西轉運使瑫先知秦州於

是遣韋亶代之瑺去秦未百日亶坐事繫獄上以瑺前有治績再命知秦州賜錢五十萬瑺安集諸戎部内清肅就轉比部員外郎凡六年乃召歸瑺渭南人也

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是日既夕陰雲四合風雷暴作夜漏初上大雨震電火發自月華門抱關者不之覺延燒漸北翌日辰巳間乃止

是月廢諸州農師　詔廣南攝官並給印紙令本州依正官例批書在任功過以將作監丞李元吉丁顗言為

堂後官賜緋衣銀帶象笏錢百千京官任堂後官自此始　鹽鐵使王明請開江南鹽禁計歲賣鹽五十三萬五千餘貫二十八萬七千餘貫給鹽與民隨稅收其錢二十四萬餘貫聽商人販易收其算從之

丁亥詔求直言其略曰既延災於正殿益示譴於眇躬豈非刑賞有愆措置乖當或近習屏蔽致物情壅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於此足斁政經中外羣臣各期無隱因謂宰相曰朕訪求讜直以規已失昔

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令之諫者苟能切中時病朕豈惜夏禹之拜乎且為君之道要在廣聞外事分別善惡朕御天下兢兢業業行將十年每念封疆萬里深居九重人情未能盡達若全不采聽則官吏能否生民利病何從而知古者凝旒纊黈用蔽聰明若行於今世則未盡理國之道宋琪曰王者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高視廣聽導達物情陛下博訪時事刑獄繁滯者伸理之官吏惰慢者懲儆之條制未便者更張之勤行不倦遂致和平

天下幸甚本紀以明目達聰事附七日初太一宫下從實訓

壬辰詔天下幕職州縣官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並許於本州附傳置以聞所言可采必行旌賞若無所取亦不加罪先是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得上書言事而州縣官屬則否上慮下情壅塞故降是詔

丙申上謂樞密使王顯等曰今年風雨雖調猶慮禾稼未得豐茂昨遣中使分往京畿百里外拔取粟豆數十本皆長數尺大是好苗因出以示羣臣喜形於色　是

日草澤有上書言時政者引對其詞狂悖上不之罪慰
諭而遣之
丁酉謂宰相曰前代帝王多以尊極自居凜然顏色左
右無敢輒進一言朕每與卿等款曲商推時事葢欲通
上下之情無有所隱卿等直道而行杜絕請託勿以衆
口鑠金為慮比來中外議朝廷政理為何如宋琪曰陛
下勞心致治遠邇無間言上曰雖妄言如昨日草澤上
書者朕亦未嘗加譴琪曰狂瞽之人當置嚴辟但舜莞

不棄以開言路上聖之德也

庚子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

壬寅上謂宰相曰封禪之廢已久今時和年豐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災遂舉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熾深慮勞人徐圖之亦未為晚乃詔停封禪　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為朝元殿文明殿為文德殿

先是南郊五使皆權用他司印癸丑始令鑄印給之上

謂宰相曰御史臺閤門之前四方綱準之地頗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柄委在胥吏求民之不寃法之不濫豈可得也乃詔自今鞫獄御史必須躬親毋得專任胥吏

庚申改匭院為登聞檢院東延恩匭為崇仁檢南招諫匭為思諫檢西申寃匭為申明檢北通玄匭為招賢檢仍令諫院依舊差諫官一員主判

八月戊寅朔上謂宰相曰每閱大理奏按或節目小有

未備移文按覆封疆悠遠動涉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可憐也自今卿等詳酌如非人命所繫即與量罪區分勿須再鞫始令諸州等杖罪不須證逮者長吏即決之勿復付所司羣臣受詔鞫獄獄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說復騎置下之諸州所上疑獄有司詳覆而無可疑之狀官吏並同違制之坐其當奏疑按亦騎置以聞

癸巳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上覽之皆常事也且詞多狂妄上弗加責因謂宰相曰比下詔訪民間利病然

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不切機會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自古人臣諫君固是好事然須言當其理國家擢任亦須平允之人如賣直沽名僥求陞進悉非良善宋琪曰小臣章疏陛下盡與披詳善惡賢愚莫逃天鑒苟百事之中一二可采國家之利也　右補闕知睦州田錫上疏曰伏念臣才謀不迨於古人職次忝居於諫列敢不常思補報用答休明六年九月十三日詣閤上書昧死言事陛下

於是下御札俾人直諫降勑書獎臣敢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又再上奏疏入遞而不知達與未達直言雖求用而不知行與未行今日陛下有所因方渴聞至言有所為方切待直諫引咎自誠修德彌新臣聞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臣輩而不在陛下日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勑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駮者給事中之過也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勑若許之封駮則所下之勑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事無不精則垂為典

㚇勑無不當則編為格式豈有朝令夕改之弊豈有不
精不當之虞也臣所以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也臣
又見陛下有舍近求遠之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
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令遺補是侍
從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有上封
章自此國家有舉事不便於時遺補不敢諫朝廷法令
有不合於道遺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
陛下謂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

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所以陛下出一言乃謂湯武可偕陛下行一事乃謂堯舜可繼自纉大位於今九年四方雖寧萬國雖静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方欲為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太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於禁中將驚悟於英主詔下海内遂布告於輿人近臣聞陛下感悟之言寧不惕厲諫官閲陛下憂勤之詔誰不彷徨臣所以謂過在近

臣不在聖躬罪在諫官不在陛下臣死罪死罪然臣兩度上疏而陛下不用一二今臣數年在外而陛下委之以分憂碌碌碌碌隨衆憂曠遺之靡暇遑遑有志思諫諍之未能今幸天啟聖心神替皇運感陛下虛佇待犯顏之諫致陛下專精求逆耳之言臣是以再罄愚衷復伸鄙見臣所謂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置而尋廢者農師禁而不嚴者車服也臣所謂陛下有捨近謀遠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

郎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録封章也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既依從者少則是法令不行法令不行由規畫未當有如前年敕下令鄰近州府互差司理判官至今年敕下卻令本州仍舊差置又如前年敕下應徵科官吏限前得了即與超陞限外未了即當降黜即不以縣有大小之分税有難易之徵土田沃瘠之不同歲時豊稔之不等風俗勤惰之各異官吏能否之各殊而一槩以

程限所拘一例以陛降為定自後未聞限外欠者降一官限前了者陛一人此無乃埀之空言示之寡信乞今後凡有所奏或有所陳幸陛下察而審之令大臣議而行之葢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為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永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尚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得師者王今宰臣若賢願陛下信而用之宰相非賢願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為

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百官各舉其職願陛下聽而用之百官未稱其職願陛下量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為備員而待之若冗秩也臣謂百職若舉則萬務從而自理百官未修則萬務從而亦隳必若任而疑之則上下非一心疑而用之則君臣非一體何則疑能生謗謗能生疑疑從謗生則父子之道偶虧於慈孝謗因疑起則君臣之際或變成於怨仇魏文侯焚謗書陛下故嘗知之令狐楚有辯謗論陛下時宜覽之若然則保得臣下

始終全得君上恩信方謂君為元首臣作股肱也此疏得之

續錦里耆舊傳

九月初李繼捧入朝其弟夏州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及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獨繼遷不樂内徙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偽稱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寘棺中與其黨數十人奔入蕃族徳錦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彛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繼遷自言我李氏子孫當復興宗緒族帳稍稍歸附嘗遣所部奉表詣麟州

貢馬及橐駞等敕書招諭之繼遷不出是月知夏州尹憲偵知繼遷所在與廵檢使曹光實選精騎夜發兵掩襲德錦再宿而至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及羊馬器械萬計繼遷僅以身免本紀實録載此事於十月庚寅蓋據奏到耳今移見九月呂誨正惠公補傳云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喜甚時寇準為樞密副使上獨召準謀準退過宰相幕次不入公使人邀至曰陛下召公何為準曰議邊事爾公曰陛下戒公勿言于具乎準曰不然公曰若邊鄙常事樞密之論具不必與聞若軍國大計具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公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北門外以戒凶逆公曰陛下以為何如準曰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公曰必若

此非計之得也願公少緩其事其將覆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上請對上召入公見上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本屬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其母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奈何公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亦可以繫其心而其母死生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從公謀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

按司馬光記聞有此呂誨補傳無其祖端傳所載同考驗乃與正史不合獲繼遷實雍熙元年九月此時端猶未參政準亦未入樞府淳化二年四月準始為樞副九月改同知淳化四年六月準罷端始參政五年九月準亦參政與俱在中書至道元年四月端拜相準參政如故至道二年七月準罷參政端居相位如故咸平元年十月端罷相端在中書首尾凡六年其初為參政準即

寵樞副矣補傳及記聞必誤況獲繼遷母時端及準俱未顯耶今不取淳化五年四月詔削奪繼遷所賜姓名或準因事建議欲斬繼遷母而端救之然是年九月準始參政附此事於九月後乃可或附至道元年九月後奪所賜姓名時蓋二人並居政府所云宰相及樞密等字仍須刪改庶不甚牴牾更詳之也

上謂宰相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無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當與卿等力行好事以荅天意又嘗謂宰相曰昔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申趨出請死王召而謝之殺狗折矰務治國事并國三十

九朕觀書至此未嘗不嗟賞數四自古君臣非道合何以及此若君不信用雖有直臣亦無以行其道宋琪曰此事一百年來人君亦罕有知者非陛下博覽安能得茲監戒然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勉之上深然其言又嘗謂宰相曰朕於百姓孜孜訪問務欲令其得所感悦人情固亦不難且虎狼之性最難調伏者如苑中畜虎以時餌之便知養育之恩每以馴擾況於人乎二事不知的是何時按實録此月乙亥上云已讀御覽八百卷恐因是言及殺狗折蹭事今并養虎事書

之別本養虎事在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壬辰殺狗折蹯事在八年十月甲子皆云與宰相論此按宋琪八年十一月壬子乃為宰相恐別本誤今不取

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摶入見於是復至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當百歲自言經五代亂離幸天下承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摶曰先生得玄黙修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

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納之理無術可傳於人假令白日
上昇亦何益於世主上龍顔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今
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是君臣協心同德
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錬無出於此琪等表上其言上
益喜甲申賜摶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臺觀上
屢與屬和詩什數月遣還　上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
為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
起盛暑永晝未嘗卧至於飲食亦不過差行之已久甚

覺得力凡人飲食飽無不昏濁儻四支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脉凝滯諸疾自生欲其清爽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繫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於攝養也寶訓云此事在九年不知月今附見陳搏後

壬辰禁布帛不中度者有違詔復織募告者三分畀其一

癸己嵐州獻牝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甚馴人莫能辨詔羣臣參驗之且諭旨曰符瑞之事非朕所尚

也右散騎常侍徐鉉右諫議大夫滕中正中書舍人王祐等皆援引圖史以為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上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内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為上瑞耳比年四方所獻禽獸之異者甚多止令畜於苑囿以遂其生生之性琪等固請宣示於外凡瑞物六十三種並圖付史館

辛丑詔閤門自今應承受到中書劄子如有錯誤指改者未能施行却送中書照會

十一月丙寅親饗太廟

丁卯祀天地於南郊大赦改元初太祖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及上即位禮官以為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雖有父之尊而無豫配天之法故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天於禮為允上將東封詔扈蒙定禮儀蒙乃奏議云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而太祖配上帝及罷封禪為郊祀遂用蒙議議者非之自張昭竇儀卒

朝廷諮訪典故草立儀法皆蒙專焉　唐制散官二品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及都督刺史皆帶魚袋國初其制多闕丁卯赦書初許升朝官服緋緑及二十年者叙賜緋紫内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内外升朝文武皆帶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親王武官内職將校皆不帶

癸酉以建州進士楊億為祕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徽之從孫七歲能屬文上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

就試詞藝遣赴闕連三日得對試賦五篇皆援筆立成上深歎賞命中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略不杼思宰相駭其俊興削章為賀上曰可與一官留京師時詔令賦詩於前以適意故有是命

十二月癸未召京城耆耋百歲以上者凡百許人至長春殿上親加慰撫老人皆言自五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也各賜束帛遣之

丁亥廢嶺南諸州采珠場自是唯商船互市及受海外

之責

壬辰立德妃李氏為皇后后以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至是立為皇后詔辭但云隴西李氏則未始封德妃也按本傳及會要等亦不載德妃之號不知本紀何故云爾當考

丙申大酺集開封府及諸軍樂人自丹鳳門前至朱雀門東西凡數里還四市貨殖五方士女大會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為魚龍曼延之戲音樂雜發觀者闐咽

甲辰大雨雪先是上謂宰相曰今冬氣和煖開春恐有獲癘郊祀酺宴之後若得三五寸雪大佳至是陰雲四

合積雪盈尺　上嘗語宰相曰統制區夏自有道理若得其要不為難事必先正其身則孰敢不正若恣情放志何以使人凜懼朕每自勉勵未嘗少懈至於内外官吏皆量才任職喻如匠者架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也宋琪曰近見陛下自供奉官殿直承旨三司大將諸州邸吏咸加選擢褒奬功勤振拔淹滯内外無不知勸上曰此輩久歷艱難皆無曠敗若曾有瑕玷人不保者不預兹選朕非但振舉湮沈亦欲激厲使為好事耳琪曰

陛下不以卑冗躬自搜訪量材任職無有棄人所謂竹頭木屑亦不遺棄者也選用三司大將等事寶訓云在九年因取量材任使如作屋等語連書之選用三司大將別本亦在此年七月